



二七區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

二七区文史资料

ER QI QU WENSHI ZILIAO

第三辑

主 编：汪爱英

副主编：姚友谊 谢 林 李 琳

吴书文 刘炜东

编 辑：吉中玉 王 英 郭 磊

编 务：李红菊 黄晓江 聂 巍

校 对：李素萍 王金秀 郭瑞君

李云山 孙亚楠 陈庆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

二七区文史资料第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编写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875 印数 1000 册

印刷：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豫内资郑新出通字[2007]102号

内部交流 免费赠阅

目 录

抗日怒涛

- 1938 年郑州抗战亲历记 熊先煜口述 罗学蓬 郭 磊整理 (2)
抗战日记 (摘录) 熊先煜 (7)
程潜关于黄河决口佳亥电 李占忠 郭 磊整理 (15)
日寇首次轰炸郑州目击记 王永川 魏树人 (16)
郑州第二次沦陷见闻 王永川 (19)
上海抗敌救亡演剧第二队在郑州 夏熙滨 (21)
在酒井特务队的牢房里 刘光钦 (29)
酒井特务队覆灭记 张一麟 (33)

民国旧闻

- “郑州警备司令”任上记事 李映光供稿 王爱玲整理 (36)

街风民俗

- 侯寨记事 郭增磊 (42)
“风筝魏”和郑州风筝 王瑞明 (55)
老郑州的“八怪” 李济通 (57)

文教卫生

- 忆郑州扶轮中学 姚广先 (66)
我记忆中的郑州公教医院 王而信原稿 郭 磊整理 (91)
卫生战线一老兵 郭作范 (113)
名医常世馨与市二院眼科 李济通 (145)

二七区文史资料

百年老药“肥儿丸”

李济通 荆淑增(147)

二七郑州之最

大同路上的郑州之最

丁晓飞(152)

李和庭的福寿街诊所与郑州最早的平民医院

李济通(153)

郑州首家养老院

李济通(155)

郑州铁路最早的医院

王瑞明(157)

郑州最早的省立医院

李济通(159)

汴洛铁路郑州之最

王瑞明(161)

二七工商业

民国时期的郑州报业

李济通(164)

解放前二七区纺织品名店采撷

王长合 吉中玉(171)

郑州花行旧闻

张炎卿(178)

老郑州的糕点、酱菜行业

王瑞明(182)

鸿兴源点心匣子和点心

郭桂兰(184)

鑫益西服店

王瑞明(186)

老宏泰铜响器商店

王瑞明(188)

旧郑州的猪鬃制销业

王瑞明(190)

解放前郑州的旅馆业

王瑞明(192)

地名典故

郑州曾叫“故市县”

李济通(196)

陇海院的丁香花

王瑞明 李占忠(197)

棉纺路

王瑞明(199)

红花寺

连德林(201)

八卦庙

刘丕斌(203)

二七人物

叶济轶事二则
郑县二区区长周述昌

李济通 郭增磊 (206)
刘德玺 (209)

雨后品茗

成汤与伊尹
遥远的钟声
康熙瓷笔筒鉴定

汪爱英 郭 磊 (214)
郭 磊 丁晓飞 (227)
丁晓飞 郭 磊 胡晓旭 (243)

抗

目

怒

涛

1938 年郑州抗战亲历记

熊先煜口述 罗学蓬 郭磊整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日寇占我平津后,即分兵四路向华中扑来。中原大地,战火千里,生灵涂炭。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很差,但仍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殊死抗争,使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

1938 年 2 月 12 日,我新 8 师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之命,由郑州火速开赴黄河大铁桥两岸布防,并奉命在土肥原贤二率领的侵华日军主力第 14 师团逼近北岸之际,毅然炸毁黄河大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入郑州。

13 日晚饭后,新 8 师师长蒋在珍命我前往黄河大铁桥,向已先期赶到的工兵连了解炸毁大桥的准备情况。

当时天色已晚,阵阵冷风从河面上刮来,像刀子一样割脸。指挥所离黄河大铁桥约 3 公里,我带了两个卫兵,以手电筒照路前行。沿途而行者皆是由北岸过来之逃亡百姓,或哭或泣,拖家带小,背包提箱。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我到达桥上后,工兵连连长周玉睿报称该连已经开来三日,各项准备业已完成,对于炸毁大铁桥,有充分之把握。午夜 2 时过后,我才匆匆赶回指挥所复命。

蒋师长听罢我的报告,顿时紧锁眉头,满脸阴云叹息道:“以我穿草鞋持步枪之兵卒,迎战日寇之坦克装甲,岂能战而胜之?看来我万余贵州兄弟,指日之间,便要血溅黄河了。”

我听后血气贲张,暗暗抱定为国捐躯之决心。

14 日上午我们正吃早饭,敌机突然来袭,警报声响得惊心动

魄。我和指挥所里的官兵们纷纷跑出车站,疏散到田野上。此处无任何防空隐蔽之物,我们或蹲或立或卧,皆举眼看天。目睹涂有血红太阳旗标志的敌机在空中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除了气愤之外,却无计可施。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弹,观其飞行方向,估计是去轰炸郑州。

敌机过后,我们刚松了一口气,回到指挥所不一会儿,便听见远处轰隆声如巨雷。我冲出门一看,原来是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顷刻间,指挥所北侧篮球场落3弹,铁路对面中国银行也被炸,烟火冲腾,泥石飞溅。百姓死伤无数,民居着火,男女老幼大呼小叫仓皇奔向田野。四处房子在熊熊燃烧,田野上到处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哭喊。

这时我猛听见指挥所电话铃骤响,飞步奔人,抓起一听,是驻郑州的军部来的电话,通告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市区,车站及大通路(均在今二七区)一带伤亡惨重。

午后1时许,我随蒋在珍师长乘手摇平板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随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和两名卫士。平板车到达铁路桥上,因82孔处上午被敌机炸坏,南撤列车受阻,工兵们正全力以赴抢修。

15日上午,阴沉了数天的天空终于晴了一会儿,空中又响起了滚雷般的声响。我们依然出屋四散躲避,仰头一看,才发现那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中国空军12架飞机组成的机群飞越黄河,前往安阳一带轰炸正乘胜前进的日军。

军民仰头观之,无不热泪盈眶,欢呼雀跃!可惜,属于我们的这点可怜的自豪感转瞬即逝。午饭后即接上峰通知,豫北情况紧急,29军将向山西转进,新乡已不能保,饬令工兵于当夜11时开始装药,长官部并派工兵队长某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炸桥。

16日凌晨5时,蒋在珍师长接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命令:新8师掩护并指挥工兵连炸桥,固守黄河南岸阵地。蒋师长当即严令

二七区文史资料

全师官兵与阵地共存亡,纵余一兵一卒,亦不得擅行撤退。

11 时许,警报骤响,有敌机 1 架,盘旋铁路桥上空侦察。因敌机作超低空飞行,斯时狂风怒号,波涌浪卷,铁桥中央一名哨兵竟被敌机卷起的狂风吹落河中。

当晚突接长官部电话,程潜命令:拂晓时炸毁铁桥。

蒋在珍师长放下电话,把目光落到我脸上,一字一板地说:“熊参谋,炸桥的命令已经下达,指挥工兵连实施爆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准备一下就去桥上吧。”

17 日拂晓时分,一切准备就绪。我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及指挥所军官齐集在南岸桥头上,等待由新乡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发出炸桥信号。

那日大风不停,仿佛山河呜咽,与中华民族同悲。凌晨 5 点刚过,最后一趟列车在熹微的晨光下赶到了。那是由闷罐车、平板车、客车组成的一趟混列。车上装满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伤兵。清冷惨淡的灯光下,我们看见车上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肃穆、悲壮、凄凉的神情。

当雪亮的车灯穿透迷蒙夜空,当列车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响驶上铁桥之际,司机看到了如林般屹立在黄河之北、黄河之南、黄河之上的众多军人。他突然拉响了汽笛,而且毫不间断,那尖厉刺耳激人心扉的声音仿佛是悲怆的呼唤——那是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发出的含血带泪的愤怒与不屈的呐喊。顷刻间,天之下地之上回荡开大海涨潮般汹涌澎湃的号啕与怒吼:

“中国人打回老家去呀!”

“收复失地!杀死日本人!”

军人泪,夺眶而出……那一刻,巨大的吼声撞击着所有中国军人的心,巨大的耻辱感紧紧地攥住了我们,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军人是啥?是国家与民族勇武刚强的化身。谁都清楚“养兵千

日,用兵一时”,然而,由于国家落后与贫弱,我们这些身穿军装的男子汉想勇武却勇武不起来,想刚强却刚强不起来。我们流淌的眼泪中既包含着悲愤,也有深深的羞愧……

列车过桥后,傅衡中团长奉命率领掩护部队立即撤向南岸;5时一刻,蒋在珍师长向我下达了炸桥命令。我高举信号枪,连发白色信号弹3发。顿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震天动地,黄河大铁桥笼罩在滚滚烟团与频频闪烁的火光之中。当爆炸声停息后,我和周玉睿立即上桥检查。岂料,因技术原因,多达百孔的大铁桥仅被炸坏3孔而已,其余的97孔虽已是遍体鳞伤,但只不过是炸药崩掉了一层“皮肉”。此时天色鱼白,前方情况不明,黄河以北又无我军作战,且地势平坦,铁轨未及破坏,特别利于敌机械化部队之行动。蒋在珍师长焦虑万分,深恐强敌倘一赶到,夺去铁桥,稍加抢修就能行车,这样便打开了西通郑州及中原腹地,南下武汉及江汉平原的大门,也必然会严重影响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倘如此,个人丢脑袋事小,祸延抗战大计,必然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之严重后果!

此时风沙不减昨日,黯然无光。心急如焚的蒋在珍师长亲赴桥上,令我继续督促爆破,尽快将铁路桥彻底炸毁,并命4个营的兵力火速重返北岸据守,若敌前锋逼近,须死战以争取炸桥时间,非有命令撤退者,一律就地枪决。

自17日凌晨至19日傍晚,三天的时间里,执行炸桥任务的官兵坚守在桥上,无一刻合眼。

这三天,因土肥原师团攻占新乡后,被且战且退的宋哲元残部吸引去了晋南,没有沿平汉路南下袭取郑州,我们才得以安全完成任务。

1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突然听到南岸桥头处人声喧哗,不少战士纷纷向桥头跑去。我大步赶到,原来是战士们在铁桥的右栏杆上部,发现了一块铁碑。

二七区文史资料

战士中能识字的不多,许多人嚷嚷着:“请熊参谋念念。”

我仰头匆匆浏览了一遍,顿时有乱箭穿胸之感:“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我怆然涕下,痛呼道广弟兄们,这是祖宗留下的记功碑啊!可今天,这座大铁桥却毁在了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手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河山!还我黄河铁桥!”

战士们扬起手臂,含泪怒吼。

就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就在中华先人立下的彪炳丰功伟绩的铁碑前,我陡然感到我的心,我的双腿,仿佛被灌上了铅,变得那样沉重……

至19日傍晚,我查知水面自39孔起,至82孔止,其间均已遭严重破坏,即便日寇夺去,也需三年五载方能修复。此时从南岸望去,有桥床爆倒者,桥墩爆塌者,桥床桥墩均爆落入水者。巍巍然钢铁长龙,此时恰似被肢解折断的骨架,或没于水中。

任务终于完成了,然而,我们却丝毫没有通常完成任务后的那种满足与欢欣,其复杂沉痛的心情无以言表!

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1938年,他在国民党第39军新8师担任作战参谋期间,亲自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以上是他在临终之前,对这段峥嵘岁月的回忆。



抗战日记(摘录)

熊先煜

一、民国二十七年破坏黄河铁桥

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 郑州

本师——新八师——奉程长官命令，由郑州进驻黄河铁桥南北两岸，处理并准备一切。忙无休息，晚间分别致书守瑛表叔，伯雍、远志、南薰、应援、治堂、代蕃诸兄，告以移防情形，且谓原拟借征兵机会，返黔省亲，近新兵已由黔出发来豫，兼之任务繁重，不克分身，业已打消回家念头，努力杀敌报国也。

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 黄河铁桥车站

十四时随师长蒋在珍将军，乘火车由郑州出发，同行者副官郑自襄及特务连士兵一排，经广武县境到黄河南岸车站，驻第二团团部驻地，该团前日由新乡开来，守卫黄河铁桥。

指挥所除郑副官办理杂物（务）外，一切由余一人负责。到后，即计划部署防务，并处理诸事，师长对余有所指示或咨询时，先命就坐，此为平常对部下所少见者。入暮，奉令往晤独立工兵某团第一连连长周玉旋少校，询问爆破铁桥准备情形。据称，该连已开来三日，准备业已完成，对于所负任务，确有把握，该部距本部约四里，归已二时左右，始得安眠。

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线南犯，我二十九军各部队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各地，战斗异常激烈，我军逐渐南移，敌已由汲县南下，大有直趋新乡前进犯中原之势。本师此来任务，为固守黄河铁桥南北岸；并掩护破坏黄河铁桥，战地生活，甚觉痛快。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黄河铁路车站

二七区文史资料

上午两次警报；余侦察敌机行动，闻爆炸声甚烈，车站附近，亦受震动，料敌机轰炸郑州也。嗣接郑州电话，知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车站附近及大同路损失甚重，死亡亦多，师部北侧球场落三弹，对面中国银行亦被炸，官兵幸而无恙。

午后一时许，随师长乘手摇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尚有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及士兵二人随行。隧道附近驻有重炮兵一边，炮二门，铁桥上有本师士兵驻守，并有高射机枪二挺，英勇将士严阵以待，目前被敌机炸坏之八十二孔桥，业已修复；可以行车。及抵北岸，师长接见第一团团长傅衡中，有所指示。旋即视察桥头堡阵地一周后，返回南岸。

黄河铁桥计长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令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准备予以破坏，殊觉可惜。

师长视察归来，晚间亲写《桥头堡阵地之意义战斗要领》一文；分发各部队研究。此种战地教育，师长常亲为之。

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 黄河铁桥车站

今日，我空军飞机十二架，飞炸安阳敌军。军民闻之，莫不称庆。大部合处派随指挥所工作人员，昨日郑州被炸受阻，今日入暮，始由参谋长朱率到。三日来，余一人办理一切，六昼夜接谈电话，亦感繁忙。北方气候寒冷，风沙甚大，余受感冒颇重，说话亦感吃力，任劳任怨，聊以自慰。豫北情况紧急，闻敌我在汲县、新乡间激战中。关于破坏铁桥，奉命飭由工兵一连于夜十一时许开始装药，长官部并派工兵组长某，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破坏。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大风 黄河铁桥车站

五时，奉程长官命令，本师指挥并掩护工兵破坏铁桥，固北岸桥头堡阵地。师长当令傅团长率步兵四营，占领并固守北岸桥头堡阵地，李昌荣团长率二团两个及师部直属部队，并配属之炮兵部队，固守南岸，严令官兵与阵地共存亡，纵余一兵一卒，亦不得擅行撤退。十一时许，发生警报，有敌机一架盘旋铁桥高空侦察。

斯时狂风怒号,尘埃漫天,旋即逸去。嗣后据报,铁桥中央有哨兵一人被风吹入水中,惨遭灭顶,其风之大可知。午后二时,九五师长兼郑州警备令罗奇将军来,与师长会商,传示委座令并各地战况如下:(一)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将军已驰赴新乡,与宋哲元将军计划拒止南犯之敌,破坏铁桥,待委座命令。(二)津浦南段我军告捷,已将抢渡淮河之敌歼灭或击退,收复凤阳。蚌埠已亦有克复说。(三)山西方面,我军业已出击。(四)平汉线,敌我仍在汲县新乡间对峙中,恐敌此时不能南犯,故破坏铁桥之举,尚在未决中。到了晚上情况转变,宋哲元部将尚着道清路向西转移,奉程长官命令,拂晓时开始爆炸铁桥,余监督执行此项任务整晚未眠。

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大风 黄河铁桥车站

我和参谋长守候在车站北侧,等候新乡南开之最后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爆炸铁桥之信号。午后前五时,最后列车到了,满载铁路员工及器材家具。这是平汉路最后的一列车,我注视着它,从铁桥上到车站,心里有着象读法兰西《最后一课》同样难过的感觉。五时一刻,信号枪连发白色信号弹三发,开始爆炸黄河铁桥,一声震天地,据报仅破坏三孔而已。大致因气候与技术关系,未竟全功。此时天色鱼白,前方情况不明,新乡以南又无我军,地属平原,铁轨又未破坏,甚利敌机化部队之行动,深虑敌人逼至,任务难以达成,余随师长乘手摇车到铁桥上视察,风沙不减昨日,黯然无光,当严令工兵继续进行爆破,并派员渡过北岸,非有命令不得撤退。十一时一刻,发生警报,敌机二架轰炸铁桥,此可判断敌人尚不明我已自动破坏,而欲阻止我军北援,并断宋军归路,我防空部队对空射击,一时炮声隆隆,旋又有我机十三部,经铁桥上空,飞新乡以北助战。伟大的黄河铁桥,功在人民与国家,今天为了战略关系,不能不忍痛破坏,我们还来担负指挥监督执行爆破的任务,以前谁也没有想到此事。惋惜之余,敬祝抗战胜利,短期内能把新的黄河铁桥重新建筑起来。

二七区文史资料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黄河铁桥车站

爆破铁桥,今天仍紧继续进行中,车站附近居民及各种办公人员,都纷纷迁走,只剩下少数的穷苦老百姓,而来来往往的全是荷枪的抗日战士。数日来日夜忙碌,睡眠不足,感冒加重,声音嘶哑,咳嗽不已,颇感痛苦,幸军医主任陈金城兄来,服药一剂,较好一点,但决不因病而懈怠自己工作。据郑州《号外》报道:本日上午十二时许,敌机三十八架,前后袭击武汉,我空军起而应战,奋勇交接,死力周旋,结果击落敌机十一架,我亦损失驱机四架,此为武汉空战以来之空前纪录。市民欣欢若狂,热烈庆祝,并慰劳我空军将士。另悉敌机九架进袭重庆,在广阳坝投弹十二枚,则四川亦开始受适度蹂躏也。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黄河铁桥车站

余于午前时许,驰赴黄河铁桥,视察爆破情形,沿桥而行,查知自三十九孔起至八十三孔止,其间均已破坏:有桥床爆倒者,桥柱爆坏者,桥床桥柱均爆落水者。浩大工程,毁于三日夜内,摄影数张,以为纪念,余视察完毕,已十二时,返至南岸桥头,仰视桥之右栏上,有一铁碑文曰:“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晴 黄河铁桥车站

敌人于攻占新乡之后,继续尚道清路西段压迫我军,并未沿平汉南犯,因此我们得安全达成爆炸任务。晨,晏参谋长莅铁桥视察,当令停止爆破,本师北岸部队亦奉令撤回南岸,任务始告完成。师长嘱余撰拟“爆破黄河铁桥记”如左,缮于铁桥影片之后,以为纪念。“暴日谋我日急,芦沟桥事变因以发生,为求我领土主权之完整,遂发动全面抗战。在第一期抗战中,我蒙损失甚巨。自二期抗战开始,敌打通津线之计划失败,乃改犯平汉,企图席卷黄

河以北,进入平原。时师部驻节郑州,一、二两团驻守黄河铁桥,构筑桥头堡阵地,三月十二日(应为二月十二日—编者注)奉司令长官程令,全部移驻黄河铁桥附近,指挥所部,担任北岸堡阵地之构筑与守备,而于铁桥之守护,尤负有重大之责任。率部乘车赴守地部署一切。十六日,狂风怒吼,尘沙蔽天,敌、我在新乡以北地区激战,我因战略关系,宋军各部向山西转移。本师复奉司令长官命令,固守桥头堡阵地,掩护工兵破坏铁桥,另由独立工兵一团一连担任爆破。当命傅团全部及二团二营固守桥头堡阵地担任掩护,李团及直属各连固守南岸。十七日午前五时一刻,开始爆炸,殊以技术关系,直到二十日晨,经晏参谋长视察后,始告停止。计自三十九至八十二孔,均行破坏,于是号称世界伟大工程之黄河铁桥,徒留得残痕几许,念造之艰难,知修复之不易,爰摄斯影,以志不忘,且益坚我抗战到底之决心。”

二、花园口掘堤

六月六日 星期一 晴 京水镇

此次敌人以快速部队沿陇海西犯,势不可遏,我为阻敌前进,保卫中原,达成掀持久抗战之目的。上峰命令三九军军长刘和鼎将军所部,于赵口决堤未完成,当陇海路南之敌人,已突过通许一带,开封形(行)见危急,而决堤尚未完成,郑州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军,以为参加决堤人员不敷,乃命本师加派步一团前往协助。上午七时许,余随师长蒋在珍将军,乘车驰往赵口观察。事实上并非人员不敷,而为计划欠当关系。自然谁也无决堤经验。赵口一带地势较低,选定此处决堤至当,惟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黄河堤质估计过松,因此经始时,于堤长约四十公尺内掘口二处,以为该二处河水放出时,即(应有“可将”二字—编者)二处中间之堤冲走。又兼决口经始过窄,愈掘向下窄狭,尚未及底,一人通过亦感困难,因此参加工作之官兵,颇感英雄无用武之地,结果河水亦无法流出。我们见此情形,增加工作官兵,亦无